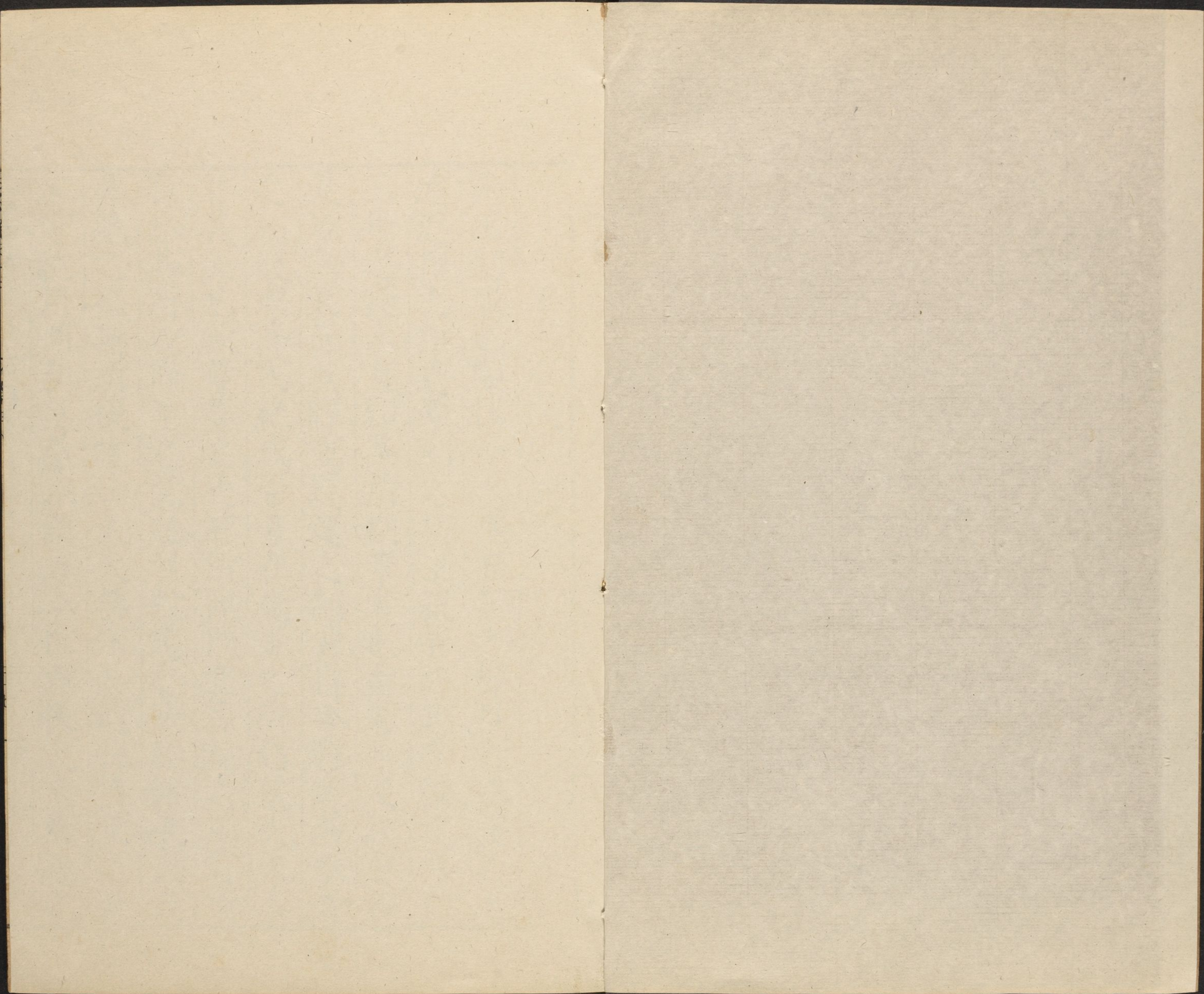


T 5238.07/0623

11



王安石議服劄子

先王制服也順性命之理而為之節恩之深淺義之

遠近禮之所與奪刑之所生殺皆於此乎權之傳曰

三年之喪未有知其所從來者也蓋暮年及總麻緣

是以為衰而其輕重遲速之制非得與時變易唯貴

之於賤或降或絕或否蓋在先王之時諸侯大夫各

君其父兄欲尊尊之義有所伸則宜親親之恩有所

屈此其所以降絕之意也自封建之法廢諸侯大夫

降絕之禮無所復施士大夫無宗其適孫傳重之屬

不可純用周制臣愚以謂方今惟諸侯大夫降絕之

哈佛大學
圖書館
珍藏



禮可廢而適子死非傳爵者無衆子乃可於適孫承重自餘喪服當用周禮而已何則先王制服三年之喪以爲差非得與時變易故也然自秦漢以來言禮者或失經旨而歷代承用傳守至今與夫近世改制亦皆有說非以義折衷則不明故臣於所欲定則爲議以辯之末學寡陋獨用已見決千歲以來之所惑恐不能盡伏乞以付學士大夫傳議令臣得與反復

王安石議入廟劄子

臣今日曾公亮傳 聖旨以臣寮上言郊祀不當入廟令臣詳議臣愚以爲制天下之事當令本末終始

相稱今旣奉 先帝遺詔外行以日易月之禮又諸所以崇事 祖宗皆循本朝制度獨於入廟則欲變先帝故事而遠從三代之禮臣恐於事之本末終始不爲相稱必欲盡除近世之制度一以三代爲法則今 陛下尚在諒陰之中非可以制禮之時且言者以爲喪 一年不祭於廟禮也而今乃欲令公卿代告此何禮也臣竊以爲今之禮不合於三代者多矣言者不以爲非而專疑不當入廟者蓋於所習見則安於所罕見則怪恐不足留 聖聽也臣學術淺陋誤蒙訪逮敢不盡愚取 進止

歐陽脩論葬荆王劄子

臣伏覩朝旨雖差宋祁監護故荆王葬事然未見降下葬日及一行事件或聞以歲月不利未可葬或聞有司以財用不足乞且未葬夫陰陽拘忌之說陛下聰明睿聖必不信此巫卜之言而違禮典但慮議者堅執方今財用不足不可辦葬陛下聞有勞民枉費之說則不得不慮因以遲疑臣謂前後勅葬大臣浮費枉用之物至多豈足朝廷本意皆爲主司措置之失致人因緣以爲姦爾今若盡節浮費及絕其侵蠹而使用物不廣則將復以何辭而云不葬又不知所

司曾將一行用度計定大數否內若干是浮費若干是實用若實用之物數猶至多而力不可辦則緩之可也若實用之物少只是舊例浮費多則可削去浮費而已今都不計度而但云無物可葬則不可也未見實用之數多少不量力能及否而曰必須遵禮而曰必須葬亦未可也如臣愚見酌此兩端葬則爲便然須先乞令王堯臣宋祁等將一行合用之物列其名件內浮費不急者一一減去之若只留實用之物數必不多假如稍多更加節減雖至儉薄理亦無害如此則葬得及時物亦不費夫儉葬古人之美節侈

葬古人之惡名今避儉葬不肯節費留喪而待有物之年以就侈葬則非臣所知也若曰儉葬亦未能辦則乃過言之甚也然外之輿議爲國家論事體者皆云葬則爲便今朝廷議者分而爲二顧物力者則不顧典禮國體論典禮國體者則不思財用辦否各執偏見議久不決以惑陛下之聰明今便葬之害一不葬之害五便葬之害不過費物然力有可爲不葬之害所失則大不肯薄葬而留之以待侈葬成王之惡名一也信巫卜之說而違典禮二也目下減節力所易爲他時豐足理或難待使皇叔之柩五七年間不

得安宅而神靈無歸三也使四夷聞天子皇叔薨而無錢出葬遂輕中國而動心四也今天下物力雖乏然九百用度不能節費處多獨於皇叔之身有所裁損傷陛下孝治之美五也此臣所謂葬則爲便者也荆王於國屬最尊名位最重伏乞早令定議無使後時取進止

先論處置後論弊端

歐陽脩論葬荆王一行事劄子

臣風聞已有聖旨荆王葬事令三司與太常禮院及監葬官等同議減節浮費此足見陛下厚於皇叔之

恩念民惜費之意一舉而兩得也然臣每見朝廷作
事欲愛民節用而常枉費勞人蓋爲議事之初不得
其要或失於不精審者有四民間不科配一也州縣
供應物有定數二也送葬之人在路禁其呼索三也
州縣官吏不得過外供湏以邀名譽四也苟絕此四
者則無大患矣昨京西一路遭張海驚劫之後不可
更有誅求臣今欲乞指揮三司應是合要之物並湏
官給不得民間科買仍乞先將一行儀仗人馬并送
葬人等一人以上先定人數然後劄與京西令依數
供湏則可無廣費自荆王以下諸喪非至親者不必

令其盡往仍乞限定人數及每人將帶隨行人數亦
乞限定凡皇親及一行官吏除宿湏合供飲食外不
得數外呼索州縣官吏亦不得於官供飲食外別以
諸物獻送權要其受獻送并呼索並以入已贓論仍
乞御史裏行一人隨行糾察其數外帶人及州縣隨
順呼索獻送物等官吏物出於已亦從違制若託以
供應爲名於民間賤買及率掠者皆以枉法贓論如
此防禦方可杜絕浮費以稱陛下厚親節用之心

歐陽脩論刪去九經正義中識緯劄子

臣伏見國家近年以來更定貢舉之科以爲取士之

法建立學校而勤養士之方然士子文章未純節行未篤不稱朝廷勵賢興善之意所以化民成俗之風臣愚以謂士之所本在乎六經而自暴秦焚書聖道中絕漢興收拾亡逸所存無幾或殘編斷簡出於屋壁而餘齡昏眊得其口傳去聖既遠莫可考證偏學異說因自名家然而授受相傳尚有師法暨晉宋而下師道漸亡章句之篇家藏私畜其後各為箋傳附著經文其說存亡以時好惡學者茫昧莫知所歸至唐太宗時始詔名儒撰定九經之疏號為正義凡數百篇自爾以來著為定論凡不本正義者謂之異端

前學者之宗師百世之取信也然其所載既傳所擇不精多引讖緯之書以相雜亂恠竒詭僻所謂非聖之書異乎正義之名也臣欲乞特詔名儒學官悉取九經之疏刪去讖緯之文使學者不為恠異之言惑亂然後經義純一無所駁雜其用功至少其為益則多臣愚以謂欲使士子學古勵行而不本六經欲學六經而不去其詭異駁雜欲望功化之成不可得也伏望聖慈下臣之言付外詳議今取進止

蘇軾乞校正陸贄奏議進御劄子

臣等猥以空疎備員講讀 聖明天縱學問日新臣

等才有限而道無窮心欲言而口不逮以此自愧莫知所爲竊謂人臣之納忠譬如醫者之用藥藥雖進於醫手方多傳於古人若已經效於世間不必皆從於已出伏見唐宰相陸贄才本王佐學爲帝師論深切於事情言不離於道德智如子房而文則過辯如賈誼而術不踈上以格君心之非下以通天下之志但其不幸仕不遇時德宗以苛刻爲能而贄諫之以忠厚德宗以猜忌爲術而贄勸之以推誠德宗好用兵而贄以消兵爲先德宗好聚財而贄以散財爲急至如用人聽言之法治邊馭將之方罪已以收人心

改過以應天道去小人以除民患惜名器以待有功如此之流未易悉數可謂進苦口之藥石鍼害身之膏肓使德宗盡用其言則貞觀可得而復臣等每退自西閣即私相告以陛下聖明必喜贄議論但使聖賢之相契即如臣主之同時昔馮唐論頗牧之賢則漢文爲之太息魏相條晁董之對則孝宣以致中興若陛下能自得師則莫若近取之贄夫六經三史諸子百家非無可觀皆足爲治但聖言幽遠末學支離譬如山海之崇深難以一二而推擇如贄之論開卷了然聚古今之精英實治亂之龜鑑臣等欲取

其奏議稍加校正繕寫進呈願 陛下置之坐隅如
見贊面反覆熟讀如與贊言必能發聖性之高明成
治功於歲月臣等不勝區區之意取 進止

歐陽脩論更改貢舉事件劄子

臣竊聞近有臣寮上言請改更貢舉進士所試詩賦
策論先後事已下兩制詳議伏以貢舉之法用之已
久則弊當變更然臣謂必先知致弊之因方可言變
法之利今貢舉之失者患在有司取人先詩賦而後
策論使學者不根經術不本道理但能誦詩賦節抄
六帖初學記之類者便可剽盜偶儷以應試格而童

年新學全不曉事之人徃徃幸而中選此舉子之弊
也今爲考官者非不欲精較能否務得賢材而常恨
不能如意太半容於繆濫者患在詩賦策論通同雜
考人數既衆而文卷又多使考者心識勞而愈昏是
非紛而益惑故於取捨徃徃失之者此有司之弊也
故臣謂先宜知此二弊之源方可言變法之利今之
可變者知先詩賦爲舉子之弊則當重策論知通考
紛多爲有司之弊則當隨場去留而後可使學者不
能濫選考者不至疲勞今若不改通考之法而但更
其試日之先後則於革弊未盡其方凡臣所請者若

漫然泛言之恐不能盡其利害請借二千人爲率以明變法之便謹條如左

凡貢舉舊法若二千人就試常額不過選五百人是於詩賦策論六千卷中選五百人而日限又迫使考試之官殆廢寢食疲心竭慮因勞致昏故雖有公心而所選多濫此舊法之弊也今臣所請者寬其日限而先試以策而考之擇其文辭鄙惡者文意顛倒重雜者不識題者不知故實略而不對所問者誤引事迹者雖能成文而理識乖誕者雜犯舊格不考式者凡此七等

之人先去之計於二千人可去五六百以其留者次試以論又如前法而考之又考去其二三百其留而試詩賦者不過千人矣於千人而選五百則少而易考不至勞昏考而精當則盡善矣縱使考之不精亦選者不至大濫蓋其節抄剽盜之人皆以先經策論去之矣比及詩賦皆是已經策論粗有學問理識不至乖誕之人縱使詩賦不工亦足以中選矣如此可使童年新學全不曉事之人無由而進此臣所謂變法必須隨場去留然後能革舊弊者也其外州解送

到且當博採要在南省精選若省榜奏人至精則殿試易爲考矣故臣但言南省之法此其大槩也其高下之等仍乞細加詳定大率當以策論爲先

右臣所陳伏乞特加詳覽苟有可採即乞降付有司與前所上言參同詳議者于今式謹具狀奏聞

歐陽脩論逐路取人劄子

臣伏見近有臣寮上言乞將南省考試舉人各以路分糊名於逐路每十人解一人等事雖已奉聖旨送兩制詳定臣亦有愚見合具數陳竊以國家取士之

制比於前世最號至公蓋累聖留心講求曲盡以謂王者無外天下一家故不問東西南北之人盡聚諸路貢士混合爲一而惟材是擇又糊名謄錄而考之使主司莫知爲何方之人誰氏之子不得有所憎愛薄厚於其間故議者謂國家科場之制雖未復古法而便於今世其無情如造化至公如權衡祖宗以來不可易之制也傳曰無作聰明亂舊章又曰利不百者不變法今言事之臣偶見一端即議更改此臣所區區欲爲陛下守祖宗之法也臣所謂偶見一端者蓋言事之人但見每次科場東南進士得多而西北

進士得少故欲改法使多取西北進士爾殊不知天下至廣四方風俗異宜而人性各有利鈍東南之俗好文故進士多而經學少西北之人尚質故進士少而經學多所以科場取士東南多取進士西北多取經學者各因其材性所長而各隨其多少取之今以進士經學合而較之則其數均若必論進士則多少不等此臣所謂偏見之一端其不可者一也國家方以官濫爲患取士數必難增若欲多取西北之人則却須多減東南之數今東南州軍進士取解者二三千人處只解二三十人是百人取一人蓋已痛裁抑

之矣西北州軍取解至多處不過百人而所解至十餘人是十人取一人比之東南十倍假借之矣若至南省又減東南而增西北則是已裁抑者又裁抑之已假借者又假借之此其不可者二也東南之士於千人中解十人其初選已精矣故至南省所試合格者多西北之士學業不及東南當發解時又十倍優假之蓋其初選已濫矣故至南省所試不合格者多今若一例以十人取一人則東南之人合格而落者多矣西北之人不合格而得者多矣至於他路理不可齊偶有一路合格人多亦限以十一落之偶有一

路合格人少亦須充足十一之數使合落者得合得者落取捨顛倒能否混淆其不可者三也且朝廷專以較藝取人而使有藝者屈落無藝者濫得不問繆濫只要諸路數停此其不可者四也且言事者本欲多取諸路土著之人若此法一行則寄應者爭趨而往今開封府寄應之弊可驗矣此所謂法出而姦生其不可者五也今廣南東西路進士例各絕無舉業諸州但據數解發其人亦自知無藝只來一就省試而歸冀作攝官爾朝廷以嶺外煙瘴北人不便須藉攝官亦許其如此今若一例與諸路十人取一人此

爲繆濫又非西北之比此其不可者六也凡此六者乃大槩爾若舊法一壞新議必行則弊濫隨生何可勝數故臣以謂且遵舊制但務擇人推朝廷至公待四方如一惟能是選人自無言此乃當今可行之法爾若謂士習浮華當先考行就如新議亦須只考程試安能必取行實之人議者又謂西北近虜士要牢籠此甚不然之論也使不逞之人不能爲患則已苟可爲患則何方無之前世賊亂之臣起於東南者甚衆其大者如項羽蕭銑之徒是已至如黃巢王仙芝之輩又皆起亂中州者爾不逞之人豈專西北矧貢

舉所設本待材賢牢籠不逞當別有術不在科場也
惟事久不能無弊有當留意者然不須更改法制止
在振舉綱條爾近年以來舉人盛行懷挾排門大諛
免冠突入虧損士風傷敗善類此由舉人既多而君
子小人雜聚所司力不能制雖朝廷素有禁約條制
甚嚴而上下因循不復申舉惟此一事爲科場大患
而言事者獨不及之願下有司議革其弊此當今科
場之患也臣忝貳宰司預聞國論苟不能爲陛下守
祖宗之法而言又不足取信於人主則厚顏尸祿豈
敢偷安而久處乎故猶此彊言乞賜裁擇

王安石乞改科條制劄子

伏以古之取士皆本於學校故道德一於上而習俗
成於下其人材皆足以有爲於世自先王之澤竭教
養之法無所本自雖有英材而無學校師友以成就
之議者之所患也今欲追復古制以革其弊則患於
無漸宜先除去聲病對偶之文使學者得以專意經
義以俟朝廷興建學校然後講求三代所以教育選
舉之法施於天下庶幾可復古矣所對明經科欲行
廢罷并諸科元額內解明經人數添解進士及更俟
一次科場不許新應諸科人投下文字漸令改習進

士仍於京東陝西河東河北京西五路先置學官使
之教導於南省所添進士奏名仍具別作一項止取
上件京東等五路應舉人并府監諸路曾應諸科改
應進士數所貴合格者多可以誘進諸科嚮習進士
科業如允所奏乞降

敕命施行

蘇軾議學校貢舉劄子

准 敕講求學校貢舉利害令臣等各具議狀聞奏
者右臣伏以得入之道在於知人知人之法在於責
實使君相有知人之才朝廷有責實之政則胥史皂

隸未嘗無人而况於學校貢舉乎雖因今之法臣以
爲有餘使君相無知人之才朝廷無責實之政則公
卿侍從猶患無人况學校貢舉乎雖復古之制臣以
爲不足矣夫時有可否物有廢興方其_安雖暴君不
能廢及其既厭雖聖人不能復故風俗之變法制隨
之譬如江河之徙移順其所欲行而治之則易爲功
疆其所不欲而復之則難爲力使三代聖人復生於
今其選舉養才亦必有道矣何必由學且天下固嘗
立學矣慶曆之間以爲太平可待至於今日惟有空
名僅存今 陛下必欲求德行道藝之士責九年大

成之業則將變今之禮易今之俗又當發民力以治
宮室歛民財以養將士百里之內置官立師獄訟聽
于是軍旅謀于是又當以時簡不率教者屏之遠方
終身不齒則無乃徒爲紛亂以患苦天下耶若乃無
大變改而望有益于時則與慶曆之際何異故臣以
謂今之學者特可因循舊制使先王之舊物不廢於
吾世足矣至於貢舉之法行之百年治亂盛衰初不
由此 陛下視 祖宗之世貢舉之法與今孰爲精
言語文章與今孰爲優所得文章長才與今孰爲多
天下之士與今孰爲辯較此四者而短長之議決矣

今議者所變改不過數端或曰鄉舉德行而略文章
或曰專取策論而罷詩賦或欲舉唐室故事兼採譽
望而罷封弥或欲罷經生朴學不用貼墨而考大義
此數者皆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臣請歷言之夫欲
興德行在於君人者脩身以格物審好惡以表俗孟
子所謂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之所向天下趨
焉若欲設科立名以取之則是教天下相率而爲僞
也上以孝取人則勇者割股怯者廬墓上以廉取人
則弊車羸馬惡衣菲食凡可以中上意無所不至矣
德行之弊二至於此自乎文章而言之則策論爲有

用詩賦爲無益自政事言之則詩賦策論均爲無用
矣雖知其無用然自 祖宗以來莫之廢者以爲設
法取士不過如此也豈獨吾 祖宗自古堯舜亦然
書曰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自古堯舜以來進人何嘗
不以言試人何嘗不以功乎議者必欲以策論定賢
愚能否臣請有以質之近世士大夫文章華靡者莫
如楊億使楊億尚在則忠清鯁亮之士也豈得以華
靡少之通經學古莫如孫復石介使孫復石介尚在
則迂闊矯誕之士也又可施之於政事之間乎自唐
至今以詩賦爲名臣者不可勝數何負於天下而必

欲廢之近世士人慕類經史綴緝時務謂之策括待
問條目搜抉略盡臨時剽竊竄易首尾以眩有司有
司莫能辨也且其爲文也無規矩準繩故學之易成
無聲病對偶故考之難精以易學之士付難考之吏
其弊有甚於詩賦者矣唐之通榜故是弊法雖有以
名取人厭伏衆論之美亦有賄賂公行權要請託之
害一使恩去王室權歸私門降及中葉結爲朋黨之
論通榜取人又豈足尚哉諸科舉人多出三路能文
者旣已變而爲進士曉義者又皆去以爲明經其餘
皆朴魯不化者也至於人才則有定分施之有政能

否自彰今進士日夜治經傳子史貫穿馳騫可謂博
矣至於臨政曷嘗用其一二顧視舊學已爲虛器而
欲使此等分別注疏粗識大義而望其人能增長亦
已踈矣臣故曰此數者皆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特
願陛下留意其遠者大者必欲登俊良黜庸回揔
覽衆才經略世務則在陛下與二三大臣下至諸
路職司與良二千石耳區區之法何預焉然臣竊有
私憂過計者敢不以告昔王衍好老莊天下皆師之
風俗陵夷以至南渡王縉好佛捨人事而修異教太
曆之政至今爲笑故孔子罕言命則爲知者少也子

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
不可得而聞也夫性命之說自子貢不得聞而今之
學者耻不言性命此可信也哉今士大夫至以佛老
爲聖人粥書於市者非莊老之書不售也讀其文浩
然無當而不可窮觀其貌超然無著而不可挹此豈
真能然哉蓋中人之性安於放而樂於誕耳使天下
之士能如莊周齊死生一毀譽輕富貴安貧賤則人
主之名器爵祿所以礪世磨鈍者廢矣陛下亦安
用之而况其實不能而竊取其言以欺世者哉臣願
陛下明敕有司議之以法言取之以實學博通經術

者雖朴不廢稍涉浮議者雖工必黜則風俗稍厚學術近正庶幾得忠實之士不至蹈衰季之風則天下幸甚

蘇軾乞不分差經義詩賦試官劄子

元祐三年三月 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軾同孫覺劄子奏臣等近奏爲將來科場既復詩賦乞更不分經取人已奉 聖旨依奏今來却見禮部新立條貫將來科場如差試官三員者以二員經義一員詞賦兩員者各差一員臣等竊謂既復詩賦與經義策論通考舉人尚不分經而試官乃分而爲二甚

無謂也凡差試官務在有詞學者而已若得其人則治易及第不害其能問春秋經義入官不害其能考詩賦若不得其_人用本科不免乖錯須自聲律變爲經義則詩賦之士便克試官何曾別求經義及第之人然後取士若必用本科各考所試則經義策論詩賦四場文理不同亦須各差試官一人而後可此本議者私憂過計而有司不察便爲創立此條使一試院中有兩頭項試官自有科場以來無此故事自來試官患在爭競不一又分爲兩黨試經義者主虛浮之文考詩賦者主聲病之學紛紜爭競理在不疑舉

人聞之必興詞訟爲害如此了無所益今來 朝廷
旣復詩賦又立此條深恐天下監司妄意 朝廷必
欲用詩賦之人爲試官不問有無詞學一例差克其
間又離科場之人或已廢學若用虛名差使顯不如
經義及第有文之人人之有材何施不可經義詩賦
等是文詞而議者便謂治經之人不可使考詩賦何
其待天下士大夫之簿也欲乞特賜指揮今後差試
官不拘曾應經義詩賦舉者專務選擇有詞學人充
其禮部近日所立條貫更不施行取 進止

蘇軾辯試館職策問劄子

元祐元年十二月十八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
蘇軾劄子奏臣竊聞諫官言臣近所撰試館職人策
問有涉諷議 先朝之語臣退伏思念其畧曰今

朝廷欲師 仁祖之忠厚而患百官有司不舉其職
或至於媮欲法 神考之勵精而恐監司守令不識
其意流入於刻臣之所謂媮與刻者專指今之百官
有司及監司守令不能奉行恐致此病於 二帝何
與焉至於前論周公太公後論 文帝宣帝皆是爲
文引證之常亦無比擬 二帝之意况此策問第一
第二首如温伯之詞末篇乃臣所撰三者皆臣親書

進入蒙 御筆點用第三首臣之愚意豈逃 聖鑒
若有毫髮諷議 先朝則臣死有餘罪伏願少回天
日之照使臣孤忠不爲衆口所鑠臣無任伏地待罪
戰恐之至取 進止

蘇軾又辯試館職策問劄子

元祐二年正月十七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
軾劄子奏臣近以試館職策問爲臺諫所言臣初不
敢深辯蓋以自辯而求去是不欲去也今者竊聞明
詔已察其實而臣四上章四不允臣子之義身非已
有詞窮理盡不敢求去是以區區復一 自言臣所撰

策問首引周公太公之治齊魯後世皆不免衰亂者
以明子孫不能奉行則雖大聖大賢之法不免於有
弊也後引文帝宣帝仁厚而事不廢核實而政不苛
者以明臣子若奉行得其理無觀望希合之心則雖
文帝宣帝足以無弊也中間又言六聖相受爲治不
同同歸於仁其所謂媮與刻者專謂今之百官有司
及監司守令不識 朝廷所以師法先帝之本意或
至於此也文理甚明粲若黑白何嘗有毫髮疑似議
及先朝非獨 朝廷知臣無罪可放臣亦自知無罪
可謝也然臣聞之古人曰人之至信者心目也相親

者母子也不惑者聖賢也然至於竊斧而知心目之
可亂於投杼而知母子之可疑於拾煤而知聖賢之
可惑今言臣者不止三人交章累上不啻數十而聖
斷確然深明其無罪則是過於心目之相信母子之
相親聖賢之相知遠矣德音一出天下頌之史冊書
之自耳目所聞見明智特達洞照情僞未有如
陛下者非獨微臣區區欲以一死上報允天下之爲
臣子者聞之莫不欲碎首靡軀效忠義於陛下也
不然者亦非獨臣受曖昧之謗凡天下之爲臣子者
聞之莫不以臣爲戒崇尚忌諱畏避形迹觀望霄仝

以求苟免豈朝廷之福哉臣自聞命以來一食三
歎一夕九興身口相謀未知死所然臣所撰策問以
實亦有罪若不盡言是欺陛下也臣聞聖人之治
天下也寬猛相資君臣之間可否相濟若上之所可
不問其是非下亦可之上之所否不問其曲直下亦
否之則是晏子所謂以水濟水誰能食之孔子所謂
惟予言而莫予違足以喪邦者也臣昔於仁宗朝
舉制科所進策論及所答聖問大抵皆勸仁宗勵
精庶政督察百官果斷而力行也及事神宗蒙召
對訪問退而上書數萬言大抵皆勸神宗忠恕仁厚

含垢納汙屈已以裕人也臣之區區不自量度常欲
希慕古賢可否相濟蓋如此也伏觀 二聖臨御
已來聖政日新一出忠厚大率多行 仁宗故事天
下翕然銜戴恩德固無可議者然臣私憂過計常恐
百官有司矯枉過直或至於媮而 神宗勵精核實
之政漸致惰壞深慮數年之後馭吏之法漸寬理財
之政漸踈備邊之計漸馳則意外之患有不可勝言
者雖 陛下廣開言路無所諱忌而臺諫所擊不過
先朝之人所非不過先朝之法正是以水濟水臣竊
憂之故輒用此意撰上件策問實以譏諷今之

朝廷及宰相臺諫之流欲 陛下覽之有以感動
聖意庶幾兼行二帝忠厚勵精之政也臺諫若以此
言臣 朝廷若以此罪臣則斧鉞之誅其甘如薺今
乃以爲譏諷 先朝則亦踈而不近矣且非獨此策
問而已今者不避煩瀆盡陳本末臣前歲自登州召
還始見故相司馬光光即與臣論當今要務條其所
欲行者臣即答言公所欲行者諸事皆上順天心下
合人望無可疑者惟役法一事未可輕議何則差役
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措斂民財十室九空錢聚
於上而下有錢荒之患差役之害民常在官不得專

力於農而貪吏猾胥得緣為姦此二害輕重蓋畧相等今以彼易此民未必樂光聞之愕然曰若如君言計將安出臣即答言法相因則事易成事有漸則民不驚昔三代之法兵農為一至秦始分為二及唐中葉盡變府兵為長征之卒自爾以來民不知兵兵不知農農出穀帛以養兵兵出性命以衛農天下便之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免役之法實大類此公欲驟罷免役而行差役正如罷長征而復民兵蓋未易也先帝本意使民戶率出錢專力於農雖有貪吏猾胥無所施其虐坊場河渡官自出賣而以其錢在募

衙前民不知有倉庫綱運破家之禍此萬世之利也決不可變獨有二弊多以供他用實封取寬剩役錢爭買坊場河渡以長不實之價此乃王安石呂惠卿之陰謀非先帝本意也公若盡去二弊而不變其法則民悅而事易成今寬剩役錢名為十分取二通計天下乃及十五而其實一錢無用公若盡去此五分又使民得從其便以布帛穀米折納役錢而官亦以為在直則錢荒之弊亦可盡去如此而天下便之則公又何求若其未也徐更議之亦未晚也光聞臣言大以為不然臣又與光言熙寧中常行給田募役

法其法以係官田及以寬剩役錢買民田以募役人
大畧如邊郡弓箭手臣時知密州推行其法先募弓
手民甚便之此本先帝聖意所建推行未幾爲左
右異議而罷今畧計天下寬剩錢斛約三千萬貫石
兵興支用僅耗其半此本民力當復爲民用今內帑
山積公若力言於上索還此錢復完三千萬貫石而
推行先帝買田募役法於河北河東陝西三路數年
之後三路役人可減大半優裕民力以待邊鄙緩急
之用此萬世之利社稷之福也光尤以爲不可及去
年二月六日勅下始行光言復差役法時臣弟轍爲

議官上疏具論乞將見在寬剩役錢雇募役人以一
年爲期令中外詳議然後立法又言衙前一役可即
用舊人仍一依舊數支月給重難錢以坊場河渡錢
總計諸路通融支給皆不蒙施行及蒙差臣詳定役
法臣因得仲弟轍前議先與本局官吏孫永傳堯俞
之流論難及復次於西府及政事堂中與執政商議
皆不見從遂上疏極言衙前可雇不可差先帝此
法可守不可變之意因乞罷詳定役法當此之時臺
諫相視皆無一言決其是非今者差役利害未易一
二遽言而弓手不許雇人天下之所同患也朝廷

知之已變法許在天下皆以爲便而臺諫猶累疏力爭由此觀之是其意專欲變熙寧之法不復校量利害參用所長也臣爲中書舍人刑部大理寺列上熙寧已來不該赦降去官法凡數十條盡欲刪去臣與執政屢爭之以謂先帝於此蓋有深意不可盡改因此得存留者甚多臣每行監司守令告詞皆以奉守先帝約束毋敢弛廢爲戒文案具在皆可復按由此觀之臣豈謗議先朝者哉所以一一屢陳者非獨以自明誠見士大夫好同惡異泯然成俗深恐陛下深居法宮之中不得盡聞天下利害之實也願

因臣此言警策在位救其所偏損所有餘補所不足天下幸甚若以其狂妄不識忌諱雖賜誅戮死且不朽臣無任感恩思報激切戰恐之至取進止

歐陽脩論澧州瑞木乞不宣示外廷劄子

臣近聞澧州進柿木成文有太平之道四字其知州馮載本是武人不識事體便爲祥瑞以媚朝廷臣謂前世號稱太平者須是四海晏然萬物得所方今西羌叛逆未平之患在前北虜驕恃藏伏之禍在後一患未滅一患已萌加以西則瀘戎南則湖嶺凡與四夷連接無一處無事而又內則百姓困弊盜賊縱橫

昨京西陝西出兵八九千人捕數百之盜不能一時
剪滅只是僅能遺散然却於別處結集今張海雖死
而達州軍賊已却百人又殺使臣其勢不小興州又
奏八九十人州縣皇皇何以存濟以臣視之乃是四
海騷然萬物失所實未見太平之象臣聞天道貴信
示人不欺臣不敢遠引他事只以今年內事驗之昨
夏秋之間太白經天累月不滅金木相掩近在端門
考於星占皆是天下大兵將起之象豈有纔出大兵
之象又出太平之道是一歲之內前後頓殊豈非星
象麗天異不虛出凡於戒懼常合脩省而草木萬類

變化無常不可信憑便生懈怠臣又思若使木文不
僞實是天生則亦有深意蓋其文止曰太平之道者
其意可推也夫自古帝王致太平皆自有道得其道
則太平失其道則危亂臣視方今但見其失未見其
得也願陛下憂勤萬務舉賢納善常如近日不生逸
豫則二三歲間漸期脩理若以前賊張海等小衰便
謂後賊不足憂以近京得雪便謂天下大豐熟見北
虜未來便謂必無事見西賊通使便謂可罷兵指望
太平漸生安逸則此瑞木乃誤事之妖木耳臣見今
年曾進芝草者今又進瑞木竊慮四方相効爭造妖

妄其所進瑞木伏乞更不宜示臣寮仍乞速詔天下
州軍告以興兵累年四海困弊方當責已憂勞之際
凡有竒禽異獸草木之類並不得進獻所以彰示聖
德感勵臣民取進止 克類

文編卷之十六終

